

卷一

書名 秦漢文四卷 嘉靖三年序胡氏鳥鼠山房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輯, 明 馬驥等 校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集-總集-各代-上古漢魏六朝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5
 編號 D783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3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秦漢文四卷 嘉靖三年序胡氏鳥鼠山房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秦漢文卷之一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皇甫冲皇甫孝表徐玄度校



惠文王

詛楚文

通作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忠

作慙告于不顯大神巫咸秋又湫本作不顯大神沈又

亞讀作鳥以匡楚王熊相之多臯罪昔我先君穆

楚成王是寔請作繆讀作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

衿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即讀作

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庸讀作回無道

諸侯王表

諸葛亮

出師表

秦漢文目錄終

秦漢文卷之一

天水胡續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皇甫冲皇甫孝表徐玄度校

秦惠文王

詛楚文

又通作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忠

一作慙告于不顯大神巫咸又秋本祝邵馨布忠

一作慙故亞馳以區楚王熊相之多臯罪昔我先君穆

公及楚成王是請作繆讀作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

婚姻衿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即讀作

不顯大神巫咸而實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回無道

淫失讀作甚讀作亂宣多競從讀作變輸讀作

盟刺內之剽籀文武古又虐不辜姑刑戮孕婦幽

刺親本又本作教亞威均圍其叔父實者讀作冥室積棺

之中外之則冒改父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

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

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許我百姓求蔑

灋古法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以圭玉義

儀牲速取古我邊城新郢音及郊王長親我

不敢曰可今有通志興其衆張矜意籀文怒飾甲

底兵奮士盛師以偏王我邊競讀將欲復其既

亦唯是秦邦之齋眾賦羈王翰音亦

應尊古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

声古克物王本作制又湫亞楚師日復略我邊城敢

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者諸石章以明大神之

威神

秦始皇

泰山刻石銘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索隱曰此泰山刻石

凡十二韻下之不碣石會稽三銘皆然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

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

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

秦漢文卷一

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
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遠遠
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
隔内外徐廣曰隔一作融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
奉遺詔永承重戒

嶧山刻石銘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
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夕滅六暴強三晉楚燕齊六強國
二十有六年二十當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

謂告成于天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群臣從者咸
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

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迺
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記史

秦更名民為黔首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
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
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其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冒死請
制曰可

之罘山刻石銘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
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

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
 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雷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
 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徐廣曰燁充善反莫不賓
 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
 下未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宇縣承順聖意

日協韻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
 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
 法初與清理疆內外誅暴強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
 滅六王闡并天下蓄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

與臺為韻作立大義昭設備器械咸有章旗職臣遵分

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
 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祇誦聖烈
 請刻之罘

琅邪臺刻石銘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
 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

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

音集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

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

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
 伯分職諸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
 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
 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
 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
 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
 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上西
 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索隱曰協韻
音戶下無不
 臣者章渚澤及牛馬音姥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
 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玉兼有天下立名為皇
 帝乃無東土至于琅邪列侯張晏曰列侯武成侯王



建威侯趙玄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母擇丞

相隗林隋索隱曰隗姓林名有木作狀者非顏之推云

時量器丞相隗皇初京師穿地得鐻和權有名云始皇

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

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

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

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

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

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

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

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莊辛

辛臣論

莊辛因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鞏從鄢陵君與

壽陵君謂鞏之寵幸臣也鞏從專淫佚侈靡不

顧國政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亦去五月秦

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掩於咸陽謂

走掩覆也於是使人徵莊辛於趙曰寡人不能

用先王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謂

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持百里哉

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

啄蚤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

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鈇膠絲加已乎四

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

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

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

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

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

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鱸鯉仰嚙蔭衡衡香

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

無患與人



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盧集韻：答可為鏃，盧旅同，黑弓也。

治其矰繳矰，射矢也。繳，生絲也。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監磻集韻：磻，石也。監，下也。如折

然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為夫黃鵠其小者也。蔡

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

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

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

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楚子誘蔡靈侯之

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

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而載方府之金

方四方金，銀也。地，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

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增距塞之內，而

投已乎距塞之外，籬王開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

淮北之地。鮑氏曰：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

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

此策為有力焉。

魯共公

酒味色論

梁王魏嬰鮑氏曰：鮑氏作營。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

舉觴魯共公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

昔者帝女蓋堯舜女令儀狄禹時人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

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

者。齊桓公夜半不噍噍，口有所食，易牙乃煎熬燔炙也。言不喜食。



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曰

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

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

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彿自

觀下曰臨集韻彷彿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

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

儀狄之酒也主君之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

須晉美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

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儒

說商鞅說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請交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

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

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

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

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于子又何辭

焉

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

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





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
 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
 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
 之。欵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
 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
 行施於五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
 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
 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
 姓為事。而大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
 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
 命。民之劫上也。建於命。今君又在建外易。非所以為
 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自維秦之貴公子。詩曰。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
 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
 懼。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
 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
 而駢脅者為駢乘。持矛而操闐戟者。旁車而趨。此一
 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
 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
 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設父兄序。有功
 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於之富。寵秦國之教
 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

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屈原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

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鄭詹尹工師姓名也曰余

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

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以忠乎將送往勞

來斯無窮乎寧誅鋏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

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容俗富貴以媮生乎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慄斯喔伊嚙呢以事

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

韋以繫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

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抗軛乎將

隨鴛鴦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鷓鴣爭食乎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俗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

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

嗟嘿嘿兮誰知吾之慮自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

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

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策誠不能知

此事

漁父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
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
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
飲其醪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
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
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然而笑鼓枻而去乃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前世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昏闇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宋玉

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
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
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
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
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
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
九千里絕雲霓首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
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
崙之墟暮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楚人

○說項襄王說

楚人有好以弱力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項襄王聞召而問之

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鷲徐廣曰呂靜曰鷲野鳥也音龍小矢之發也

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

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

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

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

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

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

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

射魏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

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邾

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徐廣曰蘭臺也飲馬西河

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

則出寶弓落新繳射囓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

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

魏



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抵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會翼鼓抵方三十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欲以 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

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諸侯復為從

蘇秦

說趙肅侯說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

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并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

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

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

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

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

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索隱曰戰國策云據衛取淇卷

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

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索隱曰徐氏所引據地理

知也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

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

秦集之卷一



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拊於眾人之言而以

實其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曰臣人謂已為被臣也臣夫衡人者於人者謂我為主使被臣已也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索隱曰按衡人即游說為縱秦地形東西橫長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故張儀相秦為秦連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隱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曰狡音絞國被秦患而不索隱曰狡音絞也索隱曰狡音絞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索隱曰恐起拱反愒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愒音慈義疎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

秦漢文卷一

鳥鼠

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

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之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剗白

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質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客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峽

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秦兵之後齊出銳師

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索隱曰其道即河內趙涉河漳博

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

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陝及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

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

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說齊宣王說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

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

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後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鷄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喜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基故云六博別錄云楚鞠者楚亦蹋也足六反崔豹云起皇帝時習兵之勢也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



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國車不得方也執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呼葛反索隱曰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獨並呼合反高誘曰虛獨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進兵也韓魏之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

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樂毅

報燕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

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車申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犬呂陳於
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剗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
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憮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為奉命承教
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
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
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
令慎世孽施及乎氓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
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
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鳩夷而浮之
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
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
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
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
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
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
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
唯君王之留意焉

曾仲連

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

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以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

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

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
公中鈞莫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
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
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
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
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
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
計不顧後世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
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
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
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
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
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
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
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
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
其圖之

李斯

○諫秦王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
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
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只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



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來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師古曰稱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又不為此師誦其聖明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又不為此

音徒旦反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如淳曰腫足曰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股音巨依反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伸信一二指情身慮亡聊師古曰

而痛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非徒瘡

也又苦跋躄師古曰跋躄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

可反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從弟之子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師古曰從弟之子也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
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削大權以福天子。師古曰：偏古。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踐齧可痛矣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嫖娼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嫖，媼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言不可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微，召也。令，號也。操，音也。操音于，高反。天下共負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共，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言顧如人反。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言類此而不能解，救豈謂非尊倒懸而已。師古曰：言又類國有明智之人乎。

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騏，不實外厩；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范雎

○見秦王說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

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犬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主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

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犬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

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避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

也而群臣莫當其侈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

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亦不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禰，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

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范雎為客卿謀兵事

魏無忌號信陵君

○諫魏王書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故無忌諫云。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

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
 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
 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
 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
 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
 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
 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關與
 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
 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
 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陬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

外倍大梁左蔡右徐廣曰一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

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

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

徐廣曰在脩武邢丘徐廣曰有平阜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

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阜得垣雍徐廣曰

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地卷徐廣曰決滎澤水灌大梁

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

陵郡征羗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又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

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

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

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



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

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

園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云魏山都焚林木伐麋鹿

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

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齊闕上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

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

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

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

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

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

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

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

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

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

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

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

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

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

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

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

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西山真氏曰按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

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為論事之法



隋何

○說淮南王布書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恠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隋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先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

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

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齊數月漢之取天下
可以萬金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
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
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陳餘

遺章邯書

秦二世二年章邯項羽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

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道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相國趙高顯國主斷今戰而勝計之陳餘亦遺邯書云願將軍

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趙也攻城略

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

中地數千里服虜曰金城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

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

為秦客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

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

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又

多內隙有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

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衰

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師古曰嚮以還兵謂迴南

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疑陰欲使

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

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汗水上大破之邯使使

約軍更皆曰善羽乃與盟水南殺盡上鄢食其

說齊王說

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七鞏維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

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

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利而不能投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并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

漢高祖

入關告諭詔漢元年十一月召諸縣豪傑云云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

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

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顏氏曰：按按，抵當也。餘悉除去秦法

吏民皆按堵如故。應氏曰：按按，次第堵牆也。凡吾所以來為父兄

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

而定，要東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按

論之語，財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詔漢二年三月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云云漢王曰善於是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

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

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按此率諸侯王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曰楚之殺義帝者，猶有左氏辭命遺意。

赦天下令五年時方平項籍未即位故不言詔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與音相干今天下事畢

其赦天下殊死已下。按詞祭詔及今此令才數語而事理曲盡存之以見漢詔簡嚴

之體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柰何

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心善家令言五月詔云云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

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顏氏曰太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號

曰皇不預國政故不言帝

獄讞詔七年制詔御史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顏氏曰當謂處斷也

奏傳所當比律令刑法志上思如刑史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後元年

下詔云云自此以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省之意

求賢詔上同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音贊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氏曰中執法中丞也愚其有意稱謂此詔令頒行之次第也

明德者必身勸為之勸勉曰郡守自往遣詣相國
 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按高紀
 五六今所取止此蓋餘多直書其事故也十二年三
 月之詔其辭雖文至謂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
 負矣非王者罪已之言故不錄後放此

文帝

議犯法相坐詔按文帝元年十月即除十二月下
於刑法志而史記書之本紀太史公書於高景二

紀詔皆不書獨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
 帝之實意故也不然則山東老癯扶杖
 聽詔願見德化之成其可以空言動邪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
 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

議按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
議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乃除三

勅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
 使重犯法也臣愚以為如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
 其故便文帝復曰云云

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
 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

其便宜熟計之平勅乃曰陛下幸加大惠天下使有
不及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

議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

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服曰帖

孟曰帖音屋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也顏氏曰非起

養老詔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驚者顏氏曰稟給也驚卓糜也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米一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斗者當稟當刑者及有罪而以上不用此令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讀曰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軀之身

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乎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者日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音搖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榻下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饒兵厚衛其罷衛將軍大僕見馬遺財足顏氏曰遺留也今當置顏氏曰傳張戀反除誹謗法詔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

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顏氏曰：高后元年除詆言令。今此又有詆言之罪，是中間曾復設此條也。詆，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顏氏曰：謾，欺也。初為要約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莫連反。更以為大逆，其有他言，更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顏氏曰：抵觸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是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九月，遂下此詔。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按此議起於賈誼，詳見後。

勸農詔 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明年六月，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廩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及之者豈非躬行節儉之效。按此議起於晁錯，詳見後。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詔。同。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

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十三年五月刑法志云齊太倉令淳于公

有罪當刑詔獄建繫長安其少女緹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云云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

河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則左

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

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

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

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

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

有年而免其為令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

增祀無祈詔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

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

釐音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按十二年夏詔曰蓋聞天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今祈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其不取其除之文帝過則自歸福則衆共古帝王用心也

議佐百姓詔後元年三月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外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之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

益顏氏曰度謂量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

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蓋

顏氏曰末謂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顏氏曰靡六畜之工商之業

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於仲其與丞

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

遠思無有所隱

景帝

立孝文廟樂舞詔元年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直救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



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
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
人不祭讀與李同蘇林不誅亡罪除宮刑出美人重
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
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
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宜為孝
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
著于竹帛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
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高皇
帝廟宜為帝者太祖
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
宜世世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頌繫老幼等詔二年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
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

當鞠繫者頌繫之顏氏曰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控拮
按刑法志云三年下詔云云至孝

宣元康四年又詔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
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聞殺及
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
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使民者也

讞獄詔後元年
正月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
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
令治獄者務先寬顏氏曰假令讞訖其理不
當所讞之人不為過失

令二千石修職詔後二年
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顏氏曰

讀曰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染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氏曰：牟，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李氏曰：姦，盜也。類氏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
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者，與同罪。

武帝

賢良詔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日月所燭，罔不率俾。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無刑，措不用也。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矣。教通四海，海外肅

鳥獸焉

肅

慎北千餘里東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子在天餘之西

王母來獻其白王瑋云教通北發渠搜氏羗來服灼

于四海海外肅慎挹於甲切北發渠搜氏羗來服灼

曰北發似西善曰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

羗夷來服鄭玄詩箋曰氏星辰不宗日月不蝕山陵不

崩川谷不塞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蝕

矣麟鳳在郊數河洛出圖書順故鳳麟皆在郊

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善曰尚

惟小子若涉淵水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

洪業休德如淳曰詩曰猗歟那歟也猗美也上參堯

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

聞也善曰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也賢良明於

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

覽焉

復高年子孫詔建元元年四月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

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

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

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

粟以為廢反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

事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元朔元年十一月

鳥鼠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曰嘉惠耆老之人若實旅也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

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

鄰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

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

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

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

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七一則

附爵再則縣地三而縣爵地卑矣夫附下罔上者死

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

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不

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今禮官勸學詔

五年六月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

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顏氏曰

聞也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

以為天下先顏氏曰舉遺逸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

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負學者益廣焉

察茂材異等詔元封五年名臣文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

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速遁平氏羗昆明南越百蠻鄉

風欵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

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

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

始五行之舞

有喪者勿絲事詔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絲

事使不得葬謂顏氏曰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

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絲事使得收斂送終盡

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

之顏氏曰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

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

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四年正月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雷一作

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圜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

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

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

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刑法志曰景帝三

歲以下當繫者須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云

云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傷人及

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既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親奉祀詔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益小吏祿詔神爵三年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韋氏曰若食一

斛則益五斗

元帝

議律令詔刑法志云宣帝置廷平獄刑號為平矣及修正元帝初立乃下詔云云

及修正元帝初立乃下詔云云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

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徒摘微細毛舉

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摘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按史氏之說如此則元成雖有此詔徒文具而無施行之實云

罷擊珠厓詔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



卷之三十一
鳥鼠

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
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
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
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
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疆

其事見後
賈捐之議

議罷郡國廟詔

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時制宜往者天下
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
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

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跡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

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

等七十人皆曰宗廟在郡國者宜無修奏可詳見後韋玄成等議

賈山

至言

山穎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

曰六國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時魏也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嘗給事穎陰侯

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

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

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

下少加意焉夫布衣常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常帶以單韋為帶

無飾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

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

復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赭衣半道群盜滿山師古曰

罪者則未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天下之

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

也一夫大誨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誨字與

火故反嚮師古曰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

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

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如

八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

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眾騎馳

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

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

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

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師古曰

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令樹以青

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斬反樹以青

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

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領徒以役作也曠



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下徹三泉師古曰重後空廢時日積年歲也

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謂鑄而合

之也音固被以珠玉飾以翡翠應劭曰異物志云翡翠色赤而

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顯蔽冢而託

葬馬服虔曰謂塊堞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顯猶裸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

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

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

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

師古曰蒙冢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

冢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

交反音口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

古曰猥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

身死亡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紂之忠臣也師古

子去之箕子為之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

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劉草也蕘草

雅板之詩曰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

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

也音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

霆也師古曰獨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

也音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

霆也師古曰獨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

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
 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
 以重師古曰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
 折者哉師古曰孟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
 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
 工誦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瞽誦
 詩諫師古曰瞽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也師古
是也方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
 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
 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
 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



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餽者祝餽在前祝鯁
 在後師古曰餽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犬

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

脩身正師古曰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

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

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

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

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

勝計也師古曰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

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

欲也師古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

謂借人力也師古曰取一也籍借也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盛秦皇帝以

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後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

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

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言人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

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

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

其下乃言以一至萬之事也縣石鑄鐘虜師古曰石以

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軒重如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

名謂鐘鼓之拊飾為此獸師古曰音鉅飾土築阿房之宮師古曰音師徒音山爾反之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

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象世廣德師古曰象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張晏

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師古

窮師古曰度反然身死繞數月耳師古曰繞音淺也天下四

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

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

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誅

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

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詩曰

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諧言則退此之謂也

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

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

同此不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此大雅文王

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

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

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

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

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

之無數師古曰言心實憂也死則徃弔哭之臨其小歛

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

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

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

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

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

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令善也今陸

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圖所以昭光洪業

休德師古曰圖謀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

訢訢焉師古曰訢與欣同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

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精也今方正之

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

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

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

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師古曰賦給

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

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

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

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師古曰衣

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師古曰說是以

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師古曰

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

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師古曰天臣聞山東吏布

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必湏臾毋死

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

讀師古曰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

讀師古曰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

讀師古曰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

讀師古曰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

射擊免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初始也庶幾於善道詩也有能

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師古曰

月為歲首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胡雅反度定

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

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乃古者大臣不嫌師古曰

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容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

大臣不得與宴也師古曰安息曰方正脩

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效勿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

則羣臣莫敢不工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

如此則陛下之道益守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

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

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

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

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其後文帝除

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

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

有司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

入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

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養也言此其言多激

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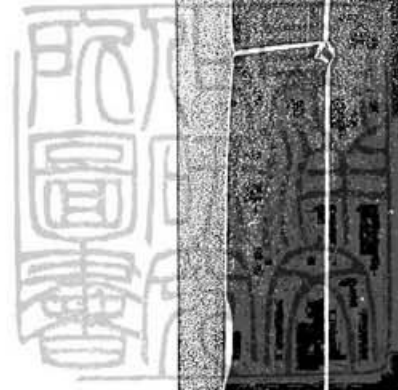
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



復禁鑄錢云

秦漢文卷之一終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